

了來回軍紅老

著 譚夫 潔 周

版 出 在 書 學 國 中

老紅軍回來了

中南紅軍書店出版。

了來回軍紅老

著者 周 深 夫 等

出版者 中南新華書店

(漢口黃陂路二十五號)

發行者 各地新華書店

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

(漢口洞庭街一〇〇號)

一九五〇年六月再版

5:001-13:000(漢) 基本定價(乙)3.00

目 錄

老紅軍回來了.....	周潔夫（一）
戰友歸來.....	西虹（二四）
雪花山上.....	羅良儀述（三五）
掛毛主席獎章的何雲生.....	耿西記（四一）
歸 隊.....	荒草（四一）
入關日記.....	王質玉（五九）
	戴夫（七〇）

老紅軍回來了

周潔夫

在姚家集口一堵面北的牆上，貼着一張大紅紙，紅紙上寫着拳頭大的幾個墨筆字，南來的人沒進鎮口，老遠就望見這幅引人注目的大「標語」了。

「唐凱同志，你母親在此等你！」

自從貼出了這條「標語」，那堵牆對面總站着三五個人，眼巴巴望着北方，只要在遠處發現一輛汽車，他們就跑到公路上，連連揮手，把那輛汽車截住，對車裏的人說：

「解放軍同志！有一位母親找你！」

汽車一停下，跟在攔路人後面，就有一個老婦人走近汽車，用灰暗的眼睛察看車上每一個人，問他們是不是炮兵部隊的。當車上解放軍同志給了否定的答覆，她就用拖長的音調「唔——」了一聲，慢慢退到路旁，重新抬起灰暗的眼睛注視北方。這位老婦人頭髮灰白，額角寬大，穿着一件補過的衣服。她就是唐凱同志的母親。

唐老太太住在蔡店，離姚家集不遠。有天，任士輝專員——她的兒子的同學——

派了兩個同志把她老人家接到姚家集來，說是得到確實消息，她的兒子在炮兵部隊裏面，最近已經循這條公路南下，三五天內要從這兒經過。

唐老太太來到姚家集，向從前的老鄰居任大嬸娘借了一件衣服，——她自己的衣服實在太破爛了，穿不出去。——就在鐵口守候起來。她心裏又是喜歡，又是着慌，喜歡的是孩子有了下落，日內就要見面；着慌的是孩子出門二十年，一見面多半認不得了，生怕眼一錯就錯過去。

母子倆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油榨鎮。那時是陰歷五月底邊。兒子參軍還不到一個月，鄧豫皖蘇區的紅軍剛剛打完長軒嶺，隊伍拉到油榨鎮短期休整。唐老太太得知消息，就帶上一雙鞋子，一塊銀洋，趕了三十里地趕到油榨鎮。等她趕到時，隊伍正出發開往黃安縣。唐老太太好不容易找到兒子，見兒子穿着便衣，背着跟身體一般高的小馬槍，精神地站在隊伍裏。她把鞋子和銀元交給兒子，說不了幾句話，兒子那個連隊也開動了，她囑咐了一句：

『你在外面好好幹，不要惦記我。』眼望着夾在人叢裏比別人矮一個頭的兒子，跟着紅軍同志一塊遠去了。

唐老太太那時不住在藥店，是在藥店以南的梅店住。唐姓在藥店是獨家小姓，在梅店是客家窮戶。她家既無田地，又無房屋，租了大地主梅家兩間房子住。她生過六個孩子，倒有五個沒有養大，他們是得了傳染病，請不起醫生，眼睜睜看着死去。

的。她丈夫是個廚子，雖是個好手藝人，也曾開過幾年飯館，但終因生性忠厚，不會經營逢迎，一生窮困潦倒，在唐凱十三歲上，也得了橫病不治而死。奶奶（唐凱的祖母）和小叔（唐凱的叔叔）也碰上飛來橫禍，奶奶活活氣死；小叔被抓進黃陂縣的大獄。唐凱參加紅軍黃安獨立師後，就剩下她一個人，無依無靠，那些日子呀，真是苦比黃連。

唐老太太去油榨鎮探望兒子以前，家裏原只剩下一塊銀洋和一百個銅板了。她怕孩子在外挨餓，把那塊銀洋給了兒子，就靠着一百個銅板過起日子來。幸喜蘇維埃政府給他家分了兩畝地，春上由紅軍幫助插上了秧，秋後還有些依靠。可是那終究是秋後的事，眼前的日子總得打發過去呀，唐老太太就睜着老花眼，替人家縫縫針線活；支撐起身板，替人家打打短工，找不到工做時，就到附近的村集上去討乞，要些零錢來換粗糧餬口。她還一路討吃討到黃陂縣，沿路積下些零錢剩飯，探了一次監，把錢和飯菜送給受屈的小叔。

兒子參軍後幾個月，反動的白軍就打來了。白軍佔了梅店，第一件事情是殺人抓人。過去凡參加過蘇區工作的，非殺即抓。第二件事情是給惡霸地主撐腰。凡窮人過去分得的土地，全部要回，唐家那兩畝快成熟的水田，也就眼睜睜歸了別人。第三件事情是徵糧徵草。唐家無糧可徵，唐老太太辛苦打來的柴火，却統統給白軍要走了。好在梅店不在當路要道，白軍不會在村裏長住，過上三頭兩月才來一次。他們的到

來正像山洪暴發一樣，說不定多少時候發一次，一發起來總要鬧得屋塌人散，鍋翻糧開。一九三三年有天晚上，唐老太太白天勞累了一天，已經倒在床上睡下了，忽然一陣蹬蹬的聲音把她驚醒。她細一聽是槍托碰門的聲音，還夾着不乾不淨的罵聲。她急忙爬起身來，剛點上燈，房門就嘩的打開了，闖進六七個白軍。他們用槍把她逼到牆角，七手八腳地翻騰起來。結局是兩床被子給拖走，櫃子和抽屜給打開，破衣爛布摔了一地，辛勤積下的三百多個銅板連一個影子也沒有了——這錢是她的全部動產。

屋倒碰着連夜雨，她的房東梅鼎原當過國民黨的縣長，紅軍在時不敢回來，他家也不敢得罪窮人。現在却仗着白軍的腰，藉口修理房子，硬把唐老太太窩走。唐老太太只好搬到一家姓王的後房去住，還是半靠勞動，半靠乞討生活。

唐凱出外三年，街上悄悄傳開流言，有的說他二次返回長軒嶺時給反動派打死了，有的說他在沙河戰死了，唐老太太聽了，心裏直像燒起一盆大火。不信吧，說的人不止一兩個；信吧，她又覺得孩子決不能死，難道六個孩子都該活不到二十歲？有時一想起兒子，做活的手就不知不覺發起抖來，眼睛裏也禁不住漫上淚花。她會突然放下活計，跑到街上或是鄰近的屯子裏轉了半天，才拖着一身疲乏，回到那間黑暗的後房。直到一九三七年接到一封從甘肅來的信，知道兒子已經勝利北上，心裏那盆怒火才熄滅了。接着兒子又寫來幾封信，知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，他要去打日本鬼子。以後却一直沒有消息。

兒子信上提到過的日本鬼子打來了，那些對老百姓耀武揚威的白軍都一下不見了踪影。有的投降了日本鬼子，換穿了軍衣；也有的變成土匪，擾害老百姓。那時唐老太太又遭逢一宗魔難，原來她寄住的那家王姓媳婦是個勢利眼，嫌唐老太太窮，成天指雞罵狗地作賤她，不讓她住了。她便把蚊帳和褥單捲了個小鋪蓋捲，走回老家蔡店，住在一家窮親戚家，挪借幾個錢作起小買賣來。

日本鬼子和偽軍跟白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也是三兩月下一次鄉，一來就搜搶一遍，見豬趕豬，見雞殺雞。有次蔡店逢集，唐老太太在門口擺了個小矮桌，把全部貨物——落花生、煙捲、梨子、棗子放在矮桌上。還沒做成一注買賣，日本鬼子和偽軍冷不防進了村，唐老太太要躲也來不及了。一個漢奸挑着個空羅筐搶到矮桌跟前，提起桌腿，把桌上的東西全數倒進羅筐。唐老太太氣恨交加，心跳得快要進出口腔。她本想上去講理，一看滿街的鬼子兵和二鬼子，只好狠狠咬着嘴唇，忍下了這口冤氣。

像這樣的氣，唐老太太吞了好幾斗，她還是咬着嘴唇忍下去。夏天幫人家紮紮麥草，秋天幫人家捆捆穀草，賺回些禾草來當柴燒；提着一個破筐子，到收割過的田邊去揀掉下的麥穗穀穗，檢回來燒稀飯吃；逢集的時候擺個小攤；誰家有活打上一兩個短工，就這樣一年一年地熬了過來，熬到家鄉解放，兒子有了消息。

這一天，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，唐老太太來到新家集的第三天。新家集正逢集。

在貼着那張大紅紙的牆旁空場上，擠着來趕集的老百姓、小毛驢和各式各樣的擔子。天忽然下起雨來，把人們趕到街上的藤棚下面去，那雨勢越來越大，雨點打在藤棚上，殺殺地發響。唐老太太和幾個熱心的鄉親也躲到附近的藤棚裏去，可是眼睛依舊盯着北方，盯着那隱在急雨裏的紅泥公路。突然，像一隻破浪前進的快船一樣，一輛小吉普車從雨霧裏駛來了，熱心的鄉親們跑到雨地裏，大聲地喊：

「停一停！」

「解放軍同志，有個母親在這裏等你！」

吉普車在牆旁停止，司機座旁邊走下個服裝整齊的中年軍人。這人肩膀闊闊，額頭也很闊闊，兩眼閃着光彩。他就用那雙光彩的眼睛盯着迎上前去的老婦人，張開闊厚的嘴唇，清楚地吐出兩個字來：

「媽媽！」

熱心的鄉親們想歡叫，卻沒能叫出聲來，他們半張着嘴巴，用一齊發出光彩的眼睛瞅着那位中年軍人。

唐老太太也沒有說話，她用發花的眼睛把孩子從頭到腳，又從腳到頭打量了一番。她認不得自己的孩子了。出去的時候孩子瘦伶仃的，個子跟她一樣高，如今却長得紅胖壯實，比自己高出了一個頭。奇怪的是唇上和額下都長出鬍子，額上也有了不淺的皺紋，這是她想也沒有想到過的。真有一點她還熟悉，那就是孩子站着的姿勢。他挺

直身子，兩腳好像要扎進地底下似的，又堅定又穩當，這姿勢還跟最後一次見面時一樣。

消息傳得真快，霎時間人們就圍上來了。圍着來看離家二十年的老紅軍，圍着來看老紅軍和媽媽的會面。天在下雨這回事，不但母子倆覺不着，連圍看的人也覺不着了。

母子倆面對面站在人圈中。唐老太太有許多話要說，可是找不見頭，不知從哪裏說起好。她的全身微微發抖，眼睛起了水花，兒子的形象變得模糊起來。母子倆對看了一會，還是兒子先開口：

「媽媽！你兒子回來了！」

媽媽早準備了一盒紙煙，——她看到通路的解放軍同志都是抽煙的。這時就掏出一盒紙煙，低聲地說：

「盛文！（唐凱的學名）抽煙吧！」說着，歡喜的眼淚就滴到紙煙盒上了。

「您老格好？」兒子挨近了一步，用媽媽熟悉的鄉音發問。

「好！想兒子想了二十年，這回想到了啊！」在六十八年的漫長生活中，媽媽從來不會這樣喜歡過，十二年前接到兒子的第一封信時，三天前得到兒子南下的消息時，都產生過同樣的感情，可是都及不上現時濃烈。現時兒子確確實實站在面前，確確實實在跟前講話，對過去愁苦生活的記憶遠去了，隱退了。媽媽帶着眼淚笑起來。

兒子原以為母親要大哭一場的，誰知只滴了幾滴歡喜淚就笑了起來，心裏也跟着輕鬆起來，他帶笑地問：

『你看兒子沒有變壞吧？』

『壞？就是好啊！解放軍哪有個壞的！』媽媽的眼光從兒子的身上移到年青的衛員身上。

圍看的人也都笑起來，雖然他們絕大多數都不認識這位老紅軍，可是母子見面，總是件大喜事啊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母子倆被引進附近一家鋪子裏去歇腳。鄉親們跟在後面，圍在大門口，門口那個蔦棚擠滿了人。

兒子讓媽媽先坐下，看着媽媽打皺的臉和攏在腿上的粗手，感激地說：

『媽媽，這二十年苦了你啦。』

媽媽點點頭，用拖長的音調『唔——』了一聲。這是媽媽動感情時的老習慣，也是經歷了長年折騰的人通常的習慣，兒子是看慣了的。他正想用幾句話來寬慰媽媽，媽媽却用慈愛的眼光對着他說：

『你們更艱苦啊！』

這句話激起兒子的感情；過去的一些事情突地湧了上來。從這句話中。他也知道媽媽沒有變，媽媽是一直瞭解自己，瞭解紅軍的。

二十年的戰鬥生活確實是艱苦的。他自從在滇桂贛剿匪以後，不到幾天，部隊就在黃安縣北的七里坪打了個大惡仗，突破了白軍三個正規師的包圍。紅軍在連續沖殺時犧牲了一些同志。這一仗下來，他的子彈袋空了，槍膛裏只剩下兩發子彈。白軍不但人數多，彈藥足，手裏拿的多半是美國武器、德國武器和日本武器。紅軍中却有的是套筒槍、老毛瑟，就儘跟白軍轉圈子。他雖在參軍前當過少先隊大隊長和方梅區的少共書記，最多也不過從方家集跑到梅店，足跡沒出過三十里以外。一時天天走路，少則四五十，多則六七十，加上天熱地燙，忍渴挨餓，不免有點支撐不了。可是每當抬起右手一看，就來了勇氣，來了精神。原來在他的右手腕上，留個鐮刀斧頭的圖案。這是在帶着二十多個少先隊員投奔紅軍以前，自己用針刺下的。刺時他下過決心：要堅決革命到底，替自己的家庭和窮人報仇。因此一看到手腕上的圖案，心裏就堅硬起來。那怕腳底打起泡，那怕天天喝鹽湯下飯，他都咬牙忍受下來。槍聲一響，他就提着小馬槍沖在前面。

後來隊伍從湖北轉到四川，他大大小小打了幾十次仗，戰鬥經驗一天天豐富起來，革命道理也越懂越多。不到三年，他就從戰士、通訊員、班長、連長一直升到團政治委員。每次打仗，他總是把卜穀槍往腰上一插，兩手叉腰，跨着堅定的步子，插縫插縫上了最前線。這是當時紅軍幹部的老傳統。

一九三四年，他在二七二團當政治委員。部隊在向劍閣移動時，很多過幾倍的敵

人遭過了。他和團長插幾插蹣跚跑上山去，跑到最前線，躲在山背後。一個紅軍機槍手爬在山頂上，向山那邊的敵人掃射。敵人的自動步槍還來一串串子彈，砸在山石上。那個紅軍機槍手忽然垂下了頭，兩手離開機槍。他三腳兩步竄過去，抓起機槍就掃。咯咯咯咯！好一陣猛掃呀！敵人倒下了。他把槍架推前兩步，又狂掃了一陣。忽覺後腦頂一涼，眼一黑就死過去了。警衛員把他拖下火線，看護長在他的傷處按上一大坨碘酒，他才甦醒轉來。後來醫生告訴他，要是子彈再往下深鑽半寸，他的腦漿就會打出來了。

傷好後不久，他帶着一個營據守通江口的王平寨。進攻的敵人有一個旅，附着四十多門迫擊炮。那炮彈打得山石亂飛，隨後敵人的步兵就沖了過來。他這次的位置還是在最前線；用卜殼槍狠打着敵人。敵人太多了，打退了一股，又湧上來一股，一顆子彈穿進他的左胳膊，他往壕溝裏一跳，那條胳膊就像一條帶子似地繞到頭頸上了。等他傷好時，左胳膊短了一截。伸出兩手一並，一長一短。

過松潘大草地的時候，他和部隊裏別的同志一樣，臥濕地，吃牛皮，整整有四十天沒吃到糧食。在阿壩，他帶了一個連隊，為後方醫院去找食物，中途遭到當地土人的襲擊，他的小腿被子彈穿了個大洞。四個戰士輪替着把他抬回來，在傷處取出二十四塊打碎的骨頭。……

從內戰到抗戰，從抗戰到人民解放戰爭，唐凱同志負了七次傷，掛了十幾處花，

如今身上還有一顆子彈和三塊炮彈碎片沒有取出來。跟他一塊參軍的少先隊員，有的光榮地倒下，有的調到別的部隊或是地方上去，一直沒有消息，這個二十年前的紅軍，却在出生入死的艱苦鬥爭中，在共產黨的教育培養下，逐步成長。他現在是第四野戰軍特種兵團的政治部主任。在他所參加領導的兵團裏，有着許多美式和日式的重炮，那數量和威力，比之過去向他進攻的四十多門迫擊炮，不知超過多少倍。從幼稚到成熟，從艱苦到勝利，這一發展壯大的過程，是他和人民軍隊共同經歷過來的。

唐凱同志的眼睛更加閃亮了。他帶着最後這個感想，情不自禁地站起來，走到門外，用親切的語調向周圍的鄉親們講話。

『各位鄉親們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革命出頭了。過去的痛苦再也不會來了！今天我跟母親的會面，跟大家的會面，也全靠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。』

街頭上還在下雨。可是聽的人越來越多，一層裹一層，把街心都擠滿了。他們靜聽着這個老紅軍講話。這個人在二十年前是他們當中的一個。現時這樣親切地跟他們講話，看起來還是他們當中的一個。

唐凱同志對鄉親們講了許多話。他要鄉親們好好鬧生產，多出勞力多打糧，支援前方的人民解放軍。他要鄉親們組織起來，防止土匪特務，把人民的鄉村建設好。他越說越上興，揮着兩隻長短不齊的胳膊，暫時把媽媽拋在一旁。媽媽在一旁笑着，他想起最後在油榨鎮看到兒子的時候，連軍衣都穿不上一套。如今兒子却帶着幾萬兵

罵，千百尊大炮，要南下去消滅欺侮過她的白軍。你看他穩穩地站在那兒，那麼堅定，那麼有信心，却又那麼可親。他講的道理她都懂得，他講的都是正道理，句句入情入理，這那像才唸了三個月書的窮孩子啊。

講完話，鄧親們並沒散去，他們就在街上議論起來。

逸來一個年歲跟唐老太太相仿的老婦人，他對唐凱同志說：

『盛文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』

唐凱同志一眼就認出來了，站起來說：

『任大嬌娘！』

老婦人笑起來：

『還沒忘記我呀！』

唐凱同志也笑起來：

『小時候的事情，怎麼會忘呵！』

任大嬌娘是唐老太太的朋友，早先也在梅店住，是唐家的鄰家對戶，家境稍為好一些，當時接濟些唐家一些糧米。唐凱上她家去，她總要拿些油條餅子款待他。現在任大嬌娘在姚家集街上開了個小鋪，近來生意還很順手。

任大嬌娘請他們到她鋪子裏去。復了些舊話，任大嬌娘就忙着去張羅中飯，唐凱同志再三推辭也推辭不了。

區委書記和區長趕來了。他們向唐老太太賀喜，跟唐凱同志談着地方上的情形。吃飯時節，唐凱同志再三推他的媽媽和任大嬌娘坐上位。任大嬌娘滿意地說：

『你還沒忘記這一看呵。』

席上，唐老太太儘讓她兒子吃菜，兩眼儘盯着兒子手上的筷子。在二十年前，媽媽也是這樣對待兒子的。那時唐凱常挑着一擔空簍子，到後山松林中去打松球，打回滿筐松球到集上去賣，賣得百十個銅子，繙回一兩升豌豆，把豌豆磨成粉，做豆漿當飯吃。把餘下的錢交給媽媽。媽媽總要撥出十幾個銅子，買些掛麵或是油條，等兒子第二天傍晚回來時給他吃。唐凱同志想到過去，飯也吃不下了，又怕媽媽難受，便夾了些飯菜勉強咽下去。

一邊吃，一邊談，多年不見，本該說些歡喜話的。可是在唐老太太這一邊，二十年來，長期受着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鬼子的欺壓，挑不出好多歡喜的事情來，談來談去，這兩位老人家就談起過去的痛心事來。她們談到自己，更多的却是談到別人。

她們談到唐凱同志的族姪唐家祥。他曾經帶領梅店的老百姓，打過專門搶劫的國民黨散匪，那幫散匪後來投降了日本鬼子，因記恨在心，誣說唐家祥是新四軍的便衣。有一天他擔着豌豆到夏店去賣，那幫偽軍把他抓起來，在山脚下挖了個深坑，先在他身上通了三刺刀，隨後把他推到坑裏活埋了。

他們談到街上呂大嬌娘的獨子呂和有。新四軍五師在這帶活動時，他替人民政府